

世界文学译丛

好兵帅克

周殿富◎主编 [捷克]雅·哈谢克◎著 张厚国◎译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

《好兵帅克》以捷克士兵帅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历为线索，以另一种眼光审视了这场战争中的残酷与荒谬性。帅克的「愚蠢」不仅拯救了自己，甚至几乎撼动了这个不可一世的帝国。哈谢克的讽刺指向的不只是一场战争，也是我们的世界和我们的时代。在帅克带给我们的笑声之外，依旧回荡着欧洲讽刺文学传统、持久、强健的奇异之声。

好兵帅克

世界文学译丛

好兵帅克

周殿富主编 [捷克]雅·哈谢克著 张厚国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前言

——永恒的文学丰碑

伟大的思想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读书虽则不能延伸一个人的生命之长，但却可以拓其生命之宽；读书不仅可以使人知世明理，也可以使人活得更有高度、更有深度。数百年来，文学名著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宝贵财富，在世界的作家行列里一直人才辈出，灿若星辰，现实主义作家如高尔基、罗曼·罗兰、海明威等；现代主义文学精英如艾略特、卡夫卡、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等。他们的作品浩如烟海，令人目不暇接。

名著之所以一直魅力不减，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名著所包含的人物命运极度的悲剧色彩感染本善的读者心灵，也不仅仅是因为那些震撼人心的爱情或多或少的缺憾给人以似曾相识的错觉，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与每一位读者息息相关，每一位人物的个体都是现实中的每一位读者，他们时而伟大，时而渺小，使得每一位阅读这些名著的人，在轮番上演的各类悲喜剧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人生。除此之外，读者更多地会从这些名著里得出特别的思想，这些思想或者能拯救他们的心灵，或者能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慰藉。所以，面对这个世界，尽管人们时时处在喧嚣与忙碌中，时时面临欲望之海的威逼，及至于到达绝壁深崖，人们却一直没有放弃文学名著的阅读。因为只有名著的阅读中，迷失和疲惫的现代人才能够重温躺在母亲怀里的温暖，才能像远走他乡的游子回到故土一样，让自己的心灵“诗意地栖居”。

于是，我们经过多年的数十次论证、调研，组织众多资深人士编译了这套《世界文学译丛》。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长期而宏伟的工程，因为肩负着为读者奉献巨大精神财富的重担；对你们来说，或许你眼前的这部《世界文学译丛》就是一条通往书山的捷径，是你采撷文学海洋中无数浪花的垫脚石。所以，在编辑过程中，编委们全面整合世界名著，纵向上选

择了不同时代的大家名著；横向上则注重体现各个学科领域的经典名著；内容上涵盖了历史、哲学、艺术、自然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未来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所有的这些经典名著，有的影响了一个时代，有的甚至对某个学科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这些书可以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也可以提高一个人的修养，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指导意义。然而，对于一个普通的读者来说，面对浩瀚书海，常会感到无所适从，每一部世界名著都像一座高山，层峦叠嶂，令人望而生叹：这样一部部宏伟巨著，该如何读起，从哪儿读起呢？

对此，《世界文学译丛》为了弥补这种遗憾，编委会尽力全面收罗了世界文学海洋里影响力最大的百部名著，使读者因此更具选择性，也可以完全按自己的爱好来阅读。另外，编委会在选择、打造世界文学名著宏伟工程计划的同时，也未忽视其审美要求，无论是编者还是设计人员都力图把它打造成一部艺术性与知识性相融合的全文化作品，大胆创新的版式设计，简约清新，既体现出历史的演进，又给人以跌宕起伏的韵律之美。通过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合让读者直观、深入地了解世界名著，提高人文素质。当读者打开这套《世界文学译丛》时，文化的力量随着书籍的新颖风格一起流淌，思想与文字的艰深变得轻松亲切，使读者不知不觉中开始一段愉快的读书之旅。

《世界文学译丛》工程气势恢宏，必将成为一场盛大的文化宴会。对此我们坚信，我们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们为读者竭力奉献的也必将是一次心心相印的对视，一次期待已久的重逢，让读者与伟大者的思想同在，与精彩一路随行。

目 录

第一卷 后方的勤务兵

第一章	帅克的高谈阔论	1
第二章	警察署里的表现	9
第三章	在法律医师面前	16
第四章	被从精神病医院里赶出来	21
第五章	在斯昂蒙沃大街警察署	25
第六章	重返家园	31
第七章	应征入伍	39
第八章	被确定为装病者	44
第九章	在候审所里	56
第十章	充当特等内勤兵	73
第十一章	陪军营神甫去战场做祈祷	91
第十二章	部队宗教言论与信仰	99
第十三章	一场临终涂油礼	104
第十四章	又当了上尉的内勤兵	107
第十五章	大祸临头	128
后 记		137

第二卷 在前线的帅克

第一章	爱惹麻烦的帅克	140
第二章	远征的帅克	154
第三章	总遇到不幸	186
第四章	历尽重重磨难的帅克	203
第五章	从林特河畔的蒙什忒到苏坎奥	211

第三卷 光荣地溃败

第一章	穿越匈牙利土地	227
第二章	集结布达菲斯	241
第三章	从豪特万到西里西亚边境	252
第四章	按指示出发	261

第四卷 溃败续篇

第一章	在俘虏押送队里的帅克	274
第二章	行刑前的祈祷	293
第三章	重返部队的帅克	299

第一卷 后方的勤务兵

第一章 帅克的高谈阔论

“咱们的斐迪南被他们杀害了。”女用人对帅克先生说。几年前，帅克被军医审查军委会鉴定为智障后，被迫退伍回到老家，就以在家贩狗为生，并为杂种狗伪造正宗血统证明书。

除此之外，帅克还患有严重风湿病症。他这时正在膝盖上搓着风湿油。

“哪个斐迪南被杀了啊，太太？”帅克问，“我认识两个斐迪南。其中一个在帕洛斯杂货店当仆人，记得一次错把一瓶生发油喝了下肚；另一个叫斐迪南·科苛史科，他是一个捡狗粪的。这两个斐迪南杀掉哪个我看都没什么惋惜的。”

“但是，被杀死了的是斐迪南大公呀。就是那个又胖又虔诚、住在开罗莫斯科的呀。”

“我的天哪！”帅克大声尖叫了一声，“这可太棒了。在哪儿被杀死的？”

“在萨拉热窝被枪杀的。用的还是左轮手枪呢！当时他正带着夫人坐在小汽车里兜风呢。”

“他可真够神气的！麦劳太太，坐的还倒真是小汽车呀！当然喽，也只有像他那样的显赫位置才能坐得上啊。不过他可没想到，坐小汽车兜一下风就呜呼哀哉命归黄泉了。而且还是在萨拉热窝被杀，这不是波斯尼亚的庙会吗，麦劳太太？那估计可能是土耳其人干的了。原来就不该把我们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抢过来。结果怎么样，这不要了那位大公的小命！他是不是受了好半天罪才死的？”

“不，当场就身亡了。您可知道，那些左轮手枪是玩不得的。不久前，我老家努斯列有一位先生也持着一把左轮手枪玩。结果一家人全挨了枪子，连跑到四楼去看谁在放枪的门房，都送了命。”

“不过，麦劳太太，有一种左轮手枪，你就是疯狂地使劲扣动扳机，它也不出火花，这类玩意儿倒还真挺多哩。但是他们用来干掉大公的那种左轮手枪肯定比我说的这种要好得多；您敢跟我打赌吗，麦劳太太？干掉大公的那个人，当天他的穿着一定十分体面。很明显，向大公开枪是个很难的事啊，他绝对不会像偷猎者放空枪那样轻而易举。首先你应先用心思接近，因为像他那样的人物，穿得不体面怎么接近他？您肯定得戴一顶礼帽，不然还没等你下手，警察就会把你带走了。”

“据说他们有一伙人。”

“这才对了，麦劳太太，”这时已洗完膝盖的帅克说，“比如说，若是你想去杀掉一个大公或皇帝什么的，你得请人合计一下。俗话说，三个臭皮匠抵一个诸葛亮嘛。多人出主意，就像我们的国歌所唱的那样，功德圆满，事业马到成功。关键是车子过来那一瞬间你就得瞄准。你还记得当年用一把锉刀捅死咱们可怜的伊丽莎白皇后的卢希涅先生吗？他当时就是在和她一起散着步哩。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所以，从那以后，皇后从没出来悠闲走过。这种事还有许多，一个一个都将轮到的。你等着看吧，麦劳太太，沙皇和他的皇后早晚也会有这下场的。不过——但愿上帝保佑别再这样了，因为也许有一天我们的皇帝也会在劫难逃，他叔叔已被干掉了。这位皇帝的仇人太多了，斐迪南的还没他多呢！正像前不久有位朋友在酒馆里说的那样，他们早晚也会落到这下场，哪怕是国家的军队也保护不了他们。只可惜我的那位朋友连酒钱都付不起，被警察抓走了。老板被他扇了一下，又打了警察两巴掌。之后就被警察装上囚车押走了，肯定会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哎，麦劳太太，你看过很多这样的事了吧。想当初，在我服役的那个军队里，一个步兵干掉了他的连长。这个步兵拿着一杆上了膛的步枪，走进了连长办公室，屋子里的人呵斥他不可以在这里走动，可他偏在那儿逛来逛去，强调连长必须和其谈判。连长走出来，立刻宣布他不准离开营房一步。他抄起步枪，对准连长的胸膛扣动扳机，只听砰的一声，子弹射穿了连长的后背，办公室里顿时乱作一团，桌子上的墨水瓶被打翻了，公文被沾得满页都是。”

“他被处置了吗？”麦劳太太问道。

“用根裤腰带上吊了。”帅克边刷着自己的大礼帽边回答说，“他说自己的裤腰太松裤子总往下掉，于是从看守那儿借了个裤带便成了自杀的工具。你还用别人来枪毙吗？要知道，麦劳太太，什么人干了这样的事人头

都会搬家的。那看守更不用说了，他不仅倒霉丢了工作，还要关六个月！不过，他没有等到服刑期满就逃到瑞士去了，现在在一个教会里传经诵道。唉！老实人如今真的少了，麦劳太太。我认为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错看了枪杀他的那个人。也许把他当成了绅士——一个正派的人——满口全是好话，歌功颂德。但他没想到是这位绅士枪杀了自己的余生。斐迪南身上中了一枪还是几枪？”

“报上登载说大公身体成了个靶子，子弹当时像倾盆大雨似的瞬间射向大公。”

“干得太利索了，麦劳太太，干净利落。假如是我干这事，非买支白朗宁不可。这种手枪看上去像个玩具，但它只须两分钟，有足够时间干掉他，管他瘦的还是胖的。不过，说句老实话，麦劳太太，还是胖人比较容易打。人们现在都还没忘记当年葡萄牙人是怎样枪杀自己的国王的。他的确太肥了。行了，我该回‘溢满杯’酒馆去了。那个短毛歪腿的狗如果有人来带它的话，您转告他，我放在乡下的养狗场里了。因为前几天，它耳朵的毛刚被我剪齐了，不长齐了不能带回去，否则会感冒的。您把钥匙交给那位看门的女人吧！”

“溢满杯”酒馆里只一位顾客孤壁坐着——便衣侦探班德塔史瑞得。酒店老板贝雷瑞斯正在洗着各种玻璃杯盘。班德塔史瑞得想方设法要和他谈点正经事，可就是不知从何说起。

老板贝雷瑞斯是位远近闻名的粗鲁之人，满嘴脏话，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但他却满腹经纶，像个读书人。他经常奉劝别人都去读一读雨果关于拿破仑的一本书里的最后一章，说的是一位老近卫军在滑铁卢战役中答复英国佬的最后那一段。

“这个夏天过得很愉快。”这是班德塔史瑞得郑重谈话的开始。

“好个蛋。”贝雷瑞斯边回答边将杯盘放进橱柜里。

“这就是他在萨拉热窝惹的蠢事。”班德塔史瑞得赶紧接上一句。

“在哪个萨拉热窝呀？”贝雷瑞斯反问了一句，“是叫努赛尔那个酒店吗？那儿干仗是太正常不过了，非常出名的。”

“是波斯尼亚的那个萨拉热窝，老板先生。斐迪南大公在那儿被他们枪杀了，不知您有什么想法？”

“我不想过问这些琐事。谁想让我议论这种事，那就让他亲我屁股吧！”贝雷瑞斯先生非常粗鲁地回答，同时点上烟斗说，“现在，他妈的谁

要是跟这类事情纠缠在一起，无异于去送死。我是做买卖的，顾客来了要喝杯啤酒，那我就给他倒上一杯。我才不管什么萨拉热窝，什么政治，或者死了个什么大公呀，这些都跟我们没有他妈的屁关系，谁想臭美谁去，去管这类糗事，我肯定他多半没甜头吃，就等去樊克诺兹监狱吧。”

班德塔史瑞得没有继续说下去，他环视了一下空无一人的酒馆，心头不禁一片痛楚。

“在这里曾经挂过一张陛下的像的，”他过后又绞尽脑汁说，“而且就是现在您挂镜子的那个地方。”

“是的，没错儿，”贝雷瑞斯回答说，“以前就是挂在那儿的，可苍蝇总是在画像上排泄，我不得不将它挪到了房顶与天花板之间的顶间处，那处安全系数最高。您也明白，要是哪天碰上个爱扯淡的，或许就大难临头，我他妈的为此犯得着吗？”

“萨拉热窝那个地方肯定坏得无法想象，老板先生。”

对这类直言不讳的狡猾提问，贝雷瑞斯先生的回答向来都是格外的谨慎小心：“嗯，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天气一直都很炎热。记得当年我在那里服役时，士兵们都要往我们首长的头上搁冰块的。”

“您还记得在哪个团服役吗，老板先生？”

“芝麻大的事我怎能记住，我向来对这类糗事没感觉，而且也不去打听过问，”贝雷瑞斯先生回答说，“爱管闲事就会招惹是非。”

听到这里，这位便衣侦探班德塔史瑞得也无语了。他那有些阴沉的表情直到帅克的到来才变得好起来。帅克刚跨进酒馆门槛，便要了一杯黑啤酒说道：“如今黑纱也该维也纳披了。”

班德塔史瑞得的眼睛里突然闪出了希望的色彩，马上接上一句：“开罗莫斯科也有十幅黑纱披挂在国旗的两旁。”

“嗯，应该挂十二幅。”帅克猛地喝了一大口啤酒说。

“您为什么认定非要挂十二幅呢？”班德塔史瑞得惊奇地说。

“好记呗！正好一打嘛，也好算账。成批成打地买肯定要比零买便宜呀。”帅克回答说。

酒馆又是好一阵子沉默。直到帅克一声叹息才打破这有些郁闷的气氛：“咳，这怎么就真的翘了辫子，归了西天了呢？马上就要当皇帝了，怎么就命丧黄泉了呢？回想当年，我服兵役的时候，也有一个将军从马背上摔了下来，直接就摔死了。当时士兵们大伙还想帮他一把，把他扶上马

背，可仔细一看，咳，竟然断了气，当时摔死。他原本也是准备要升为大帅军衔的，但却非命于军事演习中。这种演习不会有好结果。听说在萨拉热窝也有这样一次演习。我记得有一次亲身体验了那种军事演习，结果他们居然发现我的军装上扣子不够数，于是便将我软禁了两周，前两天我简直就像个重残人一样，一点都不能动弹，因为他们把我的手和脚都捆绑在一起，还让我不停地翻着跟头。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军队就是军队，必须讲纪律规矩，不能大家都我行我素，不听招呼那成何体统呢！我们军队的马克威兹上尉经常训诫说：‘对你们这帮浑蛋就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军纪，否则你们就会像一群猴子只会爬树。而军队则要将这群猪猡变成人。’有什么错误吗？您不妨假设一下，假如在公园里，比如说就在勃拉戈的卡尔拉克街心公园里的每一棵树上，都蹲着一位像猴子一样不遵守军纪的大兵，那景象难以想象！唉，这是我一直最担心的。”

“萨拉热窝事件是塞尔维亚人干的吧？”班德塔史瑞得又扯将了起来。

“您就不对了，”帅克回答说，“是土耳其人干的，他们是为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两个省才干的。”接着，帅克就奥地利当局对巴尔干半岛的外交政策支出了他的妙招，“土耳其人于一九一二年不敌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他们想让奥地利出来协助，可事情适得其反，他们却把斐迪南杀死了。”

“您是否喜欢土耳其人？”帅克转过头来问老板贝雷瑞斯，“信奉神教的狗你也喜欢？我知道您不会喜欢他们，不是吗？”

“顾客永远是顾客，”贝雷瑞斯说，“即使他是土耳其人，但对于我们做生意的人来说，政治就是他妈的扯淡，没时间去答理它！你们付了酒钱就只管坐下来饮酒，随便你们说什么，我不管。咳，才不管杀死斐迪南大公的是他妈的塞尔维亚人还是土耳其人，是天主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小捷克党人，这些都和我无关。”

“那好吧，老板先生，”班德塔史瑞得有些来劲了，他有办法了，这两人之中有很大机会被他抓到弱点，“可您不觉得这件事对奥地利是个非常大的损失吗！”

帅克接着说：“这损失无法避免，而且这个损失惊人可怕。没有人能一下子代替斐迪南的。不过要是他再胖点就好了。”

“您这是什么意思？”班德塔史瑞得显得较真了。

“还不懂吗？”帅克回答道，“我的意思是说，他如果长得再胖一些的

话，那他肯定会在枪杀之前中风而死的，当他还住在开罗莫斯基城堡时，他就不停地追赶到他辖域里去拾柴火、采蘑菇的妇女和老太太们；他如果长得再胖一些的话，就不会死得如此难堪了。但无论怎样讲，他好歹也算是我们皇帝的叔父呀，他们却把他给枪杀了。他被所有头版议论着。咳，反正是没面子的了！好多年前，在我们老家波吉伊沃采的集贸市场上，一个叫普谢季斯拉夫·罗得威科的牲口贩子，就因为一点口角，被人拿刀捅死了。这个罗得威科还有个儿子叫班霍什勒弗，因为发生了这件事就没地方去贩卖生猪了，人们都指着他说：‘那个被捅死的人的儿子就是他，没准他也会是个无赖。’结果，这儿子无路可走，只好从科卢莫罗沃桥上纵身向费欧特瓦河一跳。好心的人们还不得不下水去打捞他，为了抢救他，在他的肚子上狠狠地挤压做人工呼吸。医生还给他注射一种不知叫什么名字的药水，到最后他才逃过一劫。”

“您的话是不是太夸张了？”班德塔史瑞得意味深长地说，“您开始说的是斐迪南大公，而怎么又扯出个什么牲口贩子来。”

“您可能理解错了，”帅克辩解道，“我敢向上帝发誓，我不会说别人什么的，老板是了解我的，不是吗？我只是对大公的那位寡妇表示同情与担心。现在她该怎么办？留下一群孤儿寡母，开罗莫斯基领地的主人失踪了。再嫁给一个新的大公，又将是什么样的结果呢？当她和新的三公再次去到萨拉热窝时，那她还不是要再次独守空房？许多年前，在赫洛勃坎不远的茨列威地方有个护林人，名字很古怪，叫什么皮切。一伙偷猎者打死了他，留下一位寡妇和两个孩子。一年后她又嫁给了一个叫费波克·休维拉韦兹的护林人，结果她的丈夫又被枪杀了。这个寡妇第三次嫁人，仍然嫁给了护林人，可她这次说了：‘这事总会过去的。要是这次再倒霉，那我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了。’哪知道，这次她的新丈夫还是未能幸免于难。她跟前三个护林人总共生了六个孩子。有一天，她去赫洛勃坎地区爵爷府的办公室抱怨，说她嫁给这些护林人遭尽了苦难。于是爵爷府的人就给她推荐给了一位从朗热斯邦来的名叫伊林斯的捕鱼人。没想到他们又把她的渔夫老公在捕鱼时给溺死在鱼塘里。她跟他又生了两个孩子。不久又和一位猪贩结婚，而这个屠夫却在一天夜里用斧头将她劈了，随后去自首。当彼萨卡法庭准备将他吊起来上刑时，这个屠夫一口咬下了神甫的鼻子，并且说他没什么可值得深思的，同时还说了皇帝的种种不是。”

“那您知道他说了陛下什么话吗？”班德塔史瑞得以一种急切的声音追

问道。

“这我可不能对您说，谁也不敢重讲。听说那话说得非常刺耳并且很吓人，以致一名法院审判官听了后当场就给吓疯了，至今还被关在隔离室里，怕他出来把此事给宣扬出去。这件事可不同于酒鬼喝醉后对皇帝的骂骂咧咧。”

“陛下又怎样被酒鬼们破口大骂的呢？”班德塔史瑞得追着问。

“哎呀，求求你们了，先生们，换个话题吧！”贝雷瑞斯老板说，“你们是知道我的，我从来都不乱谈。如果闲扯，胡扯到最后不又惹上麻烦了吗？”

“您问酒鬼们是如何咒骂陛下的，”帅克重复一遍后说，“骂什么的都有，那简直是五花八门。您不妨试试看，您先把自己给灌醉了，然后再唱奥地利国歌，那您肯定就开始骂起皇帝老儿来了。所骂的话哪怕就只有一半是真的，那也够皇帝一辈子下不了台了。不过皇帝这老头子说真的还没到该死的地步，他肯定受不了。咱就说这几件事吧，皇子鲁道夫早年夭折，死因不明；皇后伊丽莎白被人捅死了；弟弟杨·奥尔特生死未卜，杳无音信；就连个当上墨西哥皇帝的一个哥哥也命丧在碉堡的墙根前。如今他长辈又被人揍了，真要有一副铁石心肠，钢铸的神经才能承受得住这些打击啊。要是碰上一个酒鬼，发着酒疯，冲着陛下大骂起来，他怎么能够受得了啊！不过要是今天打起仗来，第一个我会帮助皇帝，哪怕粉身碎骨我也心甘情愿。”

帅克喝了一口啤酒，接着说：“陛下真会置之不理吗？那您就对他太不了解了。您记住我这句话，我们早晚和土耳其人干仗。哼！我的叔叔你们也敢杀，那我就先给你一嘴巴子。仗是肯定要干的，塞尔维亚和俄国在未来这场战争中一定会助我们一臂之力的。”

帅克如此这般地预卜未来的神情实在感慨动人。他满脸带着纯真，笑得很灿烂，得意扬扬。对他来说，一切事情都是那样的明了。

“也许是这样，”帅克继续描绘着他对奥地利前景的看法，“如果我们同土耳其开战，德国人就会帮助他们来进攻我们，因为德国人同土耳其人是绑在一起的，他们都是粪蛋。但咱们也有可能跟法国人联手，法国从一八七一年起就看德国不顺眼。你们走着瞧吧。这个仗肯定打，我不说这个了。”

班德塔史瑞得站起身来庄重地宣称：“那您就什么也别说了，您随我

来，我有话对您讲。”

帅克紧随便衣侦探来到过道，一个小小的怪事发生了：刚才还是他邻座酒客的人，现在却给他出示了有双头鹰秘密侦探的证章，并宣称要立即逮捕他，送往警察署。帅克竭力辩解，准是在某件事上让这位先生对他产生了误解，他根本就没有罪，连一句可能得罪、伤害别人的话都没有说过。

而班德塔史瑞得侦探却对他说，他实际上已经触犯了好几条刑律，其中之一就是叛国罪。

随后两人一同返回了酒馆，帅克对贝雷瑞斯先生说：

“我刚才总共喝了五杯啤酒，吃了一个夹香肠的月牙面包。现在你再给我倒一杯李子酒，喝了这杯酒我就必须走了，因为我被捕了。”

侦探掏出双头鹰证章给贝雷瑞斯先生看，半晌才对他说道：

“您结婚了吗？”

“结了。”

“您老婆能不能承担起酒馆生意？”

“能。”

“那好，一切都好办了，老板先生，”班德塔史瑞得高兴地对老板说，“那您就把您老婆叫来吧，把酒馆生意交给她，我们晚上来拘捕您。”

“别着急，”帅克安慰老板说，“我只是由于犯了叛国罪被抓的。”

“可我又为哪件呢？”贝雷瑞斯先生抱怨道，“我向来都是十分小心的呀！”

班德塔史瑞得微微冷笑，狡猾地说：

“为您刚才说为什么苍蝇在皇帝画像上拉满了屎！记住，我会让您把对陛下的种种该死的不忠想法统统说出来的。”

帅克带着满脸愉悦、亲切的神情，跟着便衣侦探从“溢满杯”酒馆走了出来。当他们走上大街时，帅克便问侦探：

“我该在人行道上趴着或者爬着走？”

“为什么？”

“我想我既然被你们逮捕了，应该没有权利在人行道上有气势地走了。”

当他们俩踏入警察署的大门时，帅克就说：

“不知不觉之中竟然舒舒服服地溜达到这儿来了。您是‘溢满杯’的

常客吗？”

当帅克被他们带进传讯室的时候，酒馆老板正在“溢满杯”酒馆向自己那泪光满面的老婆交代今后的生意，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安慰她说：

“你也别哭了！我就不相信为那张挂满苍蝇屎的皇帝画像就被人弄垮！”

帅克用他自己那很可爱而又极其动人的方式预言了将要发生的世界大战。他对未来有着如此远见卓识，历史学家也会对此事颇感兴趣。如果将来事态的发展与他在酒馆发表的高见有些相背离的话——帅克从未系统地受到过外交知识的培训。

第二章 警察署里的表现

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使得警察署里挤满了倒楣鬼，他们全部被他们抓了进来，而传讯室里的老巡警却心平气和地对他们说：

“你们被这个斐迪南玩得团团转哦！”

帅克被关的地方是二楼的一间牢房，六个人在里面。其中五个人围桌而坐，其中一个中年男子，好像是故意避开大伙，在屋里面的一只草垫上坐着。他们一个个地被帅克质问为什么被捕。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都是为那萨拉热窝的事”，“都为那个斐迪南”，“都为那大公被枪杀的事”，“为了那个斐迪南”，“就为那个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杀害的事”。

第六位对那五个的人回答不理睬，他不想同他们打交道，是害怕被怀疑；他被逮捕关进来，是由于他企图对霍利茨的一位老板进行行凶抢劫。

于是帅克就跟围桌而坐的五个叛逆分子坐在了一起。他们分别把如何被关进来的经过重复地诉说了十几遍。

这里除一个提审员外，全都是在饭馆、酒店或咖啡馆这类地方被抓来的。那个例外的提审员是一位异常肥胖的先生，戴着副眼镜，两只眼睛里一直泪汪汪的。他是在家被警察抓的，在萨拉热窝刺杀事件爆发的头两天，他正在“勃利耶斯坎”酒馆请两名塞尔维亚的理工科大学学生喝酒，之后又被便衣侦探波列卡森发现他们在链条街的“梅梦塔”夜总会烂醉。连这次的酒钱都是他付的，他在审讯记录上已经签字供认。

他对全部问题的回答都一样且哭泣着说：

“我是开文物商店的。”

他所得到的回答也一样是千篇一律的：

“这个不能成为宽恕您犯罪的理由。”

那位在酒馆里被捕的小个子是位教授，当时他正在给酒馆老板讲述各种暗杀手段的历史。他被抓时，他正好准备用一句话来为每件暗杀案的心理下定义：“暗杀的思想简单得就像‘一个鸡蛋能被哥伦布竖起来’一样。”

“还有一件同样简单的事，那就是樊克诺兹监狱正在恭候着您的光临。”一个暗探在听了他的高见后对他的话作了这么一句补充。

第三位叛逆分子是赫坦克威契克地区的“慈善心肠”慈善会的会长。在刺杀事件发生的当天，他们的慈善会正好在举行一场隆重的花园音乐会。此时警察大队长到了，说是奥地利有丧事，要求驱散听众。这位会长好言请求：“请等一会儿，让他们把《喂，斯拉夫弟兄们！》这首歌曲演奏完。”

而现在，这位会长满脸沮丧地坐在这儿哭诉道：

“新理事会在八月份就要举行，如果那时候我不在家，就有可能当不上。你知道吗？我当会长已经十年了，我怎能受得了这般奇耻大辱啊！”

斐迪南的死怎么会不知不觉就落难于这个倒霉的第四位被捕者，他可以说是一位品德纯洁高尚、心地善良的厚道人。两天来他一直守口如瓶，避而不谈这件事，只字不提“斐迪南”这三个字。原来是当夜晚来临时，他去咖啡馆玩扑克牌，红桃皇后“Q”被他们用王牌红桃“7”干掉了，顺便还说了一句：

“我被他们用红桃‘7’干掉了，就像是萨拉热窝那件事一样。”

那第五位，他承认自己是说了“大公在萨拉热窝遭遇刺杀”才被抓到这儿来的，现在他气还没消，气得胡须直翘，脑袋就像关在牲畜栏里的哈巴狗。

这人在他被捕的饭馆里只字不谈，连刊登有关斐迪南事件的报纸都没读过。他独自一个人坐在一张饭桌的边上，后来进来一个不知何许人就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张嘴冲着他问：

“今天你看报了啊？”

“没有。”

“你知道大公被害的这事件吗？”

“不知道。”

“你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件吗？”

“不知道，我对这事不感兴趣。”

“你肯定会对这事感兴趣。”

“我就不明白，我凭什么要对此事感兴趣呢？我只管抽我的雪茄，喝几盅酒，吃我的晚饭，而我连报纸都不看，报上净是谎话连篇，一看我就生气。”

“你连萨拉热窝的刺杀案都不感兴趣吗？”

“任何刺杀案都吸引不了我，管它是发生在勃拉戈、维也纳、萨拉热窝还是伦敦。如果对这些事感兴趣，那就离衙门、法庭和警察署不远了。如果说有某个人在某时某地被杀，那他活该，谁让他那个草包不警惕点，让人家给干掉了呢！”

这一段话就是他在这场对话中的最末一段。从此，每隔五分钟他就会扯着嗓子喊叫一遍：“我是无辜的啊！”

不论走到哪儿他都会嚷这句话，从跨进警察署的大门开始，到勃拉戈刑事法庭，直到进了牢房自然少不了这句。

帅克在听完了他们讲述的有关颠覆国家的令人发指的故事后，觉得自己应该指出他们所处的情势是一点希望也没了。

“所有情况都不太顺利了，”他开始这么宽慰他们，“你们说你们，随便哪一个，全会走运的，这是错误的。国家要警察来是为惩治搬弄是非。时局危急到了连大公都吃了枪子的时候，像咱们这样的人被警察抓了来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就是想要让斐迪南的葬礼办得热闹一些的。赶紧抓更多的人来，我们在这儿也不觉得闷得慌，大伙会不会不开心呀？想当年，我在部队当兵时，连队半数以上的人全被关了起来，有多少无辜者被判处了。这不光在军队，法院里也一样。曾经有一次，一名妇女被处决，说是她掐死了刚出生的双胞胎。尽管她对天发誓，说她绝对不可能杀死双胞胎，因为她只生了一个小女孩，还说她在结束这小女孩一生时没有让她受任何痛苦，最后仍判她为双重谋杀罪。诸如此类的事，还有住在塞宾霍列索的一个吉卜赛人，警察硬说他深夜闯进了一家杂货铺，抢走了圣诞之夜献给上帝的供品，他发誓说他只是怕冷进去暖和了一会儿，可仍然不管用。如果你不小心栽在法官手中，你就等着吃亏吧，尽管他们